



编辑:周逸平
组版:吴丹丹

“瓦匠诗人”老宋

◆钱雪

这个冬天,58岁的“瓦匠诗人”老宋内心暖流涌动。笔耕不辍的他2015年加入了泰州市作协,2024年底成为江苏省作协会员,而且是他生活的姜堰区该年度唯一入选者。

老宋大名宋圣林,他是个瓦匠,在工地上与钢筋水泥打交道了大半生,与诗歌也“相守”了30年。他中等身材,面庞瘦削,常年劳作的手爬满了皱纹与老茧,诉说着生活的不易与时间的堆叠。

然而这又是一双充满诗意的双手,筑砌着远方和梦想的心灵之屋。

老宋初中毕业,上学时便对诗歌产生了兴趣。工作和成家之后,利用碎片化的业余时间阅读和创作诗歌,并且与诗歌结下了不解情缘。

1995年,28岁的老宋在家乡姜堰的小报《罗塘天地》发表了一题为《致春雨》的小诗,这是他的习作第一次印成出版物上的铅字。当时他收到5元钱稿费,这差不多是他干半天瓦工的工资。其实到手的“米”不算多,但对老宋是巨大的鼓舞。对一名创作者来说,还有什么比发表作品更令人兴奋?

还是1995年,老宋为了诗歌远赴北京,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,千里走单骑。那个冬天他正在工地上干活,突然收到一封挂号信,通知他参加《中国现代诗》联手《诗探索》举行的名家编辑讲座和改稿会议,诗坛名人李瑛、牛汉、谢冕、杨匡汉,吴思敬、韩作荣、

李小雨等人都会出席。

三天的活动费用要他缴纳550元,且不包括来回的车费,老宋果断决定参加,尽管这样会花去他两个多月的工资。

时隔30年,当年的名家名编大多已离开人世,但他们的悉心指导和谦逊随和依然深深地留在老宋的脑海。回过头看,老宋觉得这趟“追星之旅”还是很值。

对于诗歌的痴迷和狂热,老宋的家人表示理解和支持。因为他也在努力干活,赚钱养家,虽然右手不忘“星火”,左手仍有烟火。

老宋的同事善意待他写诗的人很多。老宋之前的老板是清华高材生,每次到工地视察都不会忘记和老宋谈诗论词,经常说起清华大学诗社的故事,还让老宋把诗拿给他看,并且当场点评。在这个公司,老宋从打工仔干到了施工队长。

老宋喜欢的诗人很多,早年喜欢艾青、臧克家、牛汉、顾城、舒婷、食指等,现在喜欢张二棍、刘年、李不嫁、余秀华、王计兵等。写诗30年,老宋记不清写了多少首,只知道大约在刊物上发表了300多首,其中包括《扬子江诗刊》《星火》《青春》《诗歌月刊》。他的诗歌还被收入《2018江苏新诗年选》《中国乡村诗选编》《2020中国微信诗歌年鉴》等。

老宋写的都是现代诗,虽然平实质朴,但是真挚动人,耐人寻味,他的创作灵感大多来自真实生活。

2015年,老宋的父亲突然离世,沉浸在悲痛之中的老宋抬眼看到偏屋后面的柿子树,想到往年柿子挂满枝头的时候,父亲便会摘下来拿到城里去卖钱补贴家用,而今柿子还在,父亲却走了,他大脑里火花迸发,猛然冒出一句话:“那么多的柿子还在树上等着”,于是以此为题写下这首诗:“那么多的柿子还在树上等着/它们出奇的安静/连路过的秋风也放慢了脚步/它们等呀等呀等/一天一天又一天过去了/还是没能等来我的父亲……”稿件投出去三天,《泰州晚报》就刊发了,并且赢得一片点赞。

老宋觉得写诗并没有秘诀,唯有多读多练。就像陆游所讲的那样:“汝果欲学诗,工夫在诗外。”付出终将有回报,也许会迟到,但还是会到。

写诗不能养家糊口,也不能光宗耀祖,但是为老宋平凡的生活点亮了一盏灯。这灯光让他在尘世间多了一个念想,一份希望,一种力量。或许这灯光不足以照耀他的整个人生,但是不可或缺,特别值得珍惜。

如今老宋依然每周写两首诗。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加入中国作协。他心中的“珠穆朗玛峰”虽然不容易攀登,可他会一直向前进发。

都说现在“诗歌已死”,“瓦匠诗人”老宋并不悲观。他已经写了30年,还会继续写。写诗的人还活着,诗歌又怎么会死?



五谷丰登



宜民和众



万物春



康年

篆刻

陆明

我家的年夜饭

◆夏玖凤

除夕这天午后,在小巷和码头上忙碌的人渐渐少了,前户后院的烟囱陆续冒起白烟,似乎在比试谁扬得更高更远——因为升腾的烟雾无疑是人丁兴旺的标志。暮色徐徐铺来,村子里一下子变得庄重起来,三三两两归家人的脚步有些匆忙。

屋里屋外打扫得清清爽爽,木头窗扇还散发着用水擦过的湿气。菩萨柜上供奉着堆叠的水果,金色的香炉擦得锃亮。

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合奏了大半天,飘出来的鱼肉的香味就不曾间断过。锅台上已经放了三五碟凉菜,洗净的大碗整齐地候着,就等掀起锅盖盛装。灶膛里的火苗变小了,年夜饭马上就要开始。

爸爸起身掸掸衣袖和裤管上的灰尘草屑,从高处扯下毛巾丢进盛着热水的脸盆,一手按着边缘儿一手捞起来在脸上画圆,接着是两手一使劲,拧干了来回擦脸和手。随后整理衣领,紧紧腰间的皮带,走到条柜前,恭恭敬敬地点燃几炷香,继而转身在门口的砖沿上搁了几支。

随着袅袅萦绕的烟雾,盛着鸡鸭鱼肉等菜肴的深碗大盘陆续上桌了,碗碗满满当当,盘盘油晃晃,此时此刻,我眼前浮现的就是鸡鸭满圈、鱼虾满舱的幸福光景。最后上桌的理所当然是盛着整条大鱼的瓷盘,妈妈就像服务员报菜名那样提高了语调:“鱼头朝东,年年有余哦!”虽然都是平时见过的菜品,除夕夜竟然就像加持了佛光和仙气。

“来,吃块芋头遇好人。”“吃块猪血有血气。”

爸爸每年都会说这两句,这是我家年夜饭的主题词。我记不得小时候家里吃团圆饭时聊叙的具体内容,不过还记得爸爸最后总是说:“再吃点青菜豆腐,保平安。”

今年我家的年夜饭“鸡鸭鹅鱼肉”依然是标配。我差点忘了,爸爸特别钟情大块头的红烧肉,每一块都肥瘦相间,每一块都有我大半个手掌大,他每夹起一块塞进嘴里都会满足地说:“这肉真好吃!”看着一桌子的大鱼大肉,我笑着问爸爸:“明天是不是还吃这些菜?”爸爸兴致盎然地说:“是啊!”他没有注意到外孙女已经撅起了小嘴。

我向爸妈建议:“要不明年我们也去饭店吃年夜饭,省得在家里忙碌。”妈妈一手执筷子一手托着碗说道:“大年三十往外跑?家里样样都有。”我掏出手机,本想让他们看看饭店里吃年夜饭的火爆场景,却意外地刷到网友晒的“过年了,又要吃剩菜了”的搞笑视频,不禁“噗嗤”一下笑出声来。这时爸爸又在耳边提醒我:“来,吃块猪血,还有芹菜也要吃。”“好咧!”我开心地应着。

其实,年入七旬的爸妈并不热衷吃大鱼大肉,满满一大桌饭菜的年夜饭就是他们这代人血脉里流淌不息的基因。爸爸出生在贫寒家庭,爷爷三十多岁就过世了,当年的大年三十,他们兄弟六个连一块肥肉都吃不上。如今他把最向往的富足生活搬到大年三十的饭桌上,既是对美满生活的展示,也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我忽然懂得了年夜饭的意义,还有爸爸妈妈的心思。

我爱种田

◆石如寿

从小种田跟爹妈,农民艰辛刻胸膛。初中毕业学种田,三年之后去扛枪。时值全国遇困难,新兵训练饿肚肠。粮食定量吃不饱,愁坏部队诸首长。连长苦思想主意,发动干部种菜忙。每天开饭加素菜,新兵老兵渐长胖。延安精神放光彩,学习雷锋好榜样。三五九旅为楷模,生产自给斗志昂。入党之后当班长,吃苦耐劳我先上。带领全班撸袖干,开荒种菜受表彰。“文革”波澜涌部队,炊事工作不赶趟。部队支左到东海,我是支委下伙房。学习毛著心里明,当兵干啥都一样。团结协作深挖潜,每周食谱换新样。驻地周边想主意,翻耕土地种菜粮。数垅蔬菜令人喜,黄瓜豆角尺把长。十年参谋常练兵,得闲就到菜园忙。出力流汗强身体,成筐鲜菜送食堂。我当部长三十七,始终保持农民样。

军事工作争先进,常率部属到农场。养猪喂禽种粮食,丰收硕果大伙享。坚信劳动改造人,防修拒腐炼修养。服从裁军回故地,分工中心沉村乡。诚拜老农学农艺,收麦耕田又栽秧。退休住城挺憋闷,乡间择地建新房。家前屋后种果蔬,种地养老胜天堂。春夏满地丰收景,秋冬庭院瓜菜香。每逢战友同学聚,临别果蔬赠几样。如今农村大变化,偶见农民地里忙。青年进城去打工,家留老人和儿郎。逢年过节大团聚,亲人离家泪又淌。老人留守看家园,没人种田草疯长。想到种田眯眼笑,农民根本不会忘。热爱劳动保本色,艰苦奋斗幸福长。干部必须常下村,广阔天地练思想。农村生活多体验,贪腐人数必定降。康养名城新追求,活力姜堰快步上。重视“三农”党号召,百姓富裕国家强。